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二十二



十七史策要

後周北齊一冊

廿八



眉山新編南北史策要目錄

周書

第一卷

蘇綽六條詔書奏

蘇綽大誥詞

第二卷

樂遜陳時宜封事

黎季明極言得失書

又上書

韋孝寬上平齊三策

有司移齊文

賀蘭祥移吐谷渾檄

尹德毅說蕭啓詞

北齊書

第一卷

樊遜外中紀號對

又求才審官對

又釋道兩教對

又刑罰寬猛對

又禍福報應對

邢邵置文奏

第二卷

盧叔武陳兵勢詞

薛叔諫立停年格書

朱瑒遺徐陵書

陽斐答陸士佩書

祖鴻與陽休之書

魏收就中篇



眉山新編南北十史策要

周書一

蘇綽六條詔書奏

西魏大統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時太祖韓陵。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民之道。結足智能。贊成其事。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

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須知百察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治民之熟。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志意端靜。心知正靜。則邪僻之慮。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

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也。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先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衆行孝弟。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潔。躬行儉約。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正德。加以明察。行此八者。以加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特家教自見。而自與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性性无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僥偽者。則得薄。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二亂興。无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刁喪。也數有年。大亂滋甚。且二十餘載。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无教化。唯刑

野是用而中兵始尔。大難未平。加之師旅。因之以飢饉。凡百  
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非興。風俗未改。此年稍登。猶復賦  
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  
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厚。優之以大和。被  
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盡。日遷於善。邪偽之心。皆敬  
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老之謂化也。然右教之以孝  
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  
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无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二者既備。  
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務民易俗。還淳反素。垂  
拱而治天下。以致太平者。莫不由此。之謂要道也。其三。地  
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命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  
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主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  
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  
所以足者。在於地利。地利所以足者。由於勸課。有方主。主教  
者。在乎世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用。必待勸教。然若  
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教。謂民无問少長。但上操持農  
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涵理。麥  
秋在野。蚕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播  
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右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蚕婦得就其功。若  
有持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表時名。郡  
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率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  
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右久食之。主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  
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  
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主三時不務者。事  
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无牛  
之家。勸令有死相通。使得兼濟。二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  
民種桑植果。其并菜蔬。修其園圃。去畧雞豚。以倍生之資。以  
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一則民煩。課亦不容太簡。二

則民意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百祥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二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擢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采笏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侑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則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先妨子孫之愚。試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宝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吏者富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為卿相。伊尹傅說皆是也。而

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身藝者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其材而為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由其官而為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卒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无賢莫知所幸。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无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万家之都而无死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故云无耳。古人之云千人之秀曰英。方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闻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无多少皆足治矣。孰云无賢。夫良玉未剖与瓦

石相類名驥未馳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  
驚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  
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  
里受之紂牛甯生之扣角營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怨之徒  
豈謂其賢及外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  
也於是後之稱之不容於口彼瓊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  
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  
載无太公必待夷吾而右任是百世无夷吾所以然者士必从  
微而至着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  
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  
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一省則善人  
易充善人易充則事无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  
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  
煩事煩則民濁青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

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負而置猶以為少如  
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兵甚為无理諸如此輩悉且罷  
黜无得習常非立州郡之官宜選善人爰至堂族閭里正長之  
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二  
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  
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  
則人道明矣賢与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无愆悔矣其五郵  
獄以日人受隍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則外与善情則為善善  
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宜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  
无所措手足民无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特加戒  
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  
參之以澄驗妙觀情狀窮其隱伏使姦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後  
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於愚得情勿喜又能泐恩情理斟酌  
礼律无不曲尽人心達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



然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奉  
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盡直念盡平其聽察之理必務所  
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計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嘗不妄罰隨事斷  
理誠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怒而建其殘暴同民不石罪  
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  
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幸守當勤於中糾而慕其上善  
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志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  
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  
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  
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奸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  
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殘人也夫人  
有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由  
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徃徃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  
法著明庶獄之誅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上  
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  
也天心佑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道四時順序万物阜安蒼生悅  
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為之傾覆正謂此  
也凡百宰守可无慎乎若有采葑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  
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孺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  
則刑政足矣其六均賦從曰聖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因而无財位不  
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重輕不同而濟用一也  
今流寇未平軍用資廣帑未遑減省以恤民瘼茲令平均後下  
无墮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  
增均也故聖人曰蓋均无貧教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紉紡績  
起於有漚非旬日之間所可造也必須勸諄使預營理絹紉先  
事織紉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  
无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後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朴交至

取辨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無者亦奉之。與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奉先。後。首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无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

蘇綽大誥詞

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登廣群臣畢至。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

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諱洎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義。敷手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之。敷和允釐。百工舜命之。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克高宗。時惟什。或朕其鈞若。格爾有恆。曾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不命。

六

女以厥宮。六月丁巳。皇帝朝於太廟。凡厥其德。罔不在位。俱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啻其旧。自時厥後。慶哀之業。甫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治一人。續我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撤攸濟。是用稽於帝典。發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入。上帝降此金。敷聖道。元后以人之。惟持元后。并克獨入。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郵民。助惟逸。命辟惟元首。庶黎惟趾。朕時惟而。上一。各勤。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曰。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人。公。台。一。人。膺。天。之。職。朕。嗟。元。后。艱。厥。百。辟。又。服。命。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男。艱。厥。言。百。辟。艱。厥。臣。於。政。何。弗。敦。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欲。聽。命。

皇帝若曰。在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籍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弊皆度。公惟文歸。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龜鼎除亂。下綏我蒼生。帝施於九土。若伊之有商。周之有呂。說之拍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予朕躬。率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步。旋惟司眾。殺數五教。宜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氣。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蕪元。蠻夷猾夏。汝但征伐。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乃尹咸章。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切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神慙於社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為教本。嗚呼。為上在寬寬。則民急。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拙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在尹。凡百御事。王首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時。周易其度。百慮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育斗。萬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皆其序。乃物以傷。時惟艱。故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于茲。區惟相革。惟其故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其可嗟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祗惟厥勳。克遵前五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尔在位。亦協乎朕心。博德元元。惟厥難息。務克捐惡華。即服實。誓歛僞。素履誠。勿信勿忘。一季三代之彛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万方。求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在國諱治。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聲於刑措。自時而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逃

致於雍庸錫降丕命于我群巨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  
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廼日新惟帝敬獻始  
慎厥終以濟日新之德明我群后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  
誼未光於四表以萬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言率  
饒於道永膺丕疆之休而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樂遜陳時宜封事

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一封事衛公直府主簿

樂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

其一宗治方曰竊維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歲暮有成蓋謂猛濟為堅策甚傷善此政既什右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通遺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制而已自非雪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與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右不能无事昔申侯將奔楚子海之曰无適小国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

辛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間諸境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泉土其二省造作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弟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皆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示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尺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崇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詎言无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凋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宮女功者也以二者為飢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善民未如廣勸農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才曰選曹賞錄勳賢補擬官爵必宜與眾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尽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外隆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无容不密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選曹不取物望若方洲列郡自可內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

人生如世。以榮祿為重。修身履行。以慕身為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軍令衆心明白。然右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啓在惠。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改。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燕劫。相持。爭行先后。若一行非營。或成彼利。成應捨尔。營大。先保封域。不取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魚強。洋不受弱。詩云。惠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強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使惡澤滂沱。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右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松三君矣。家无衣帛之妻。所以勵俗也。比來富室之家。為意稍廣。无不資裝婢隸。作車右。容似服飾。垂天。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路人傾蓋。論其輶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嘉賞。有輸攻戰之人。殺令不惜功勞。豈不有汚清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无衣。与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也。是非陛下。虽念存物議。欲尽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及。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

黎季明極言得失書

宣統三年。威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外史

下大夫黎季明上書曰

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乏月。時而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憐。方類子愛群生。親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卒皆失中。僅邀斯享。春秋君文。必書。動為。水

早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而二築葦者，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二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時作南門，勞民與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船澗水絕，五行傳以為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與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僮或可思。上天譴告，政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登可觀。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水雨，年後不登，民將無觀。又若創為慮更甚。

又上書

時彗富之家，競為奢麗。季明又上書曰：

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高厚者，乃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者，其寒暑者，三照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有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衆微，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年元早，踰特人懷望歲，陛下爰發聖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已。高宗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剋已節用，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繼修於豪家，二宿漏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言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當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庶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滂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津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

勿重於特。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臣之謂之。為治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眾。不任者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

韋孝寬上平齊三策

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勳州刺史韋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信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鱗有疊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輒隨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鷗。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首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賞。使為首驅。兵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至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

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鷗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西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遂復出師。帝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國境蹙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易若摧枯。

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待建統之勢。太祖受天可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龜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為襟梗。查止以



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盜遊魂更存餘晷昔勾踐工吳尚  
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遺養且復相時臣謂宜  
還宗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置而動  
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井也

有司移齊文

晉公護母蘭姬與皇姑並沒在齊武成三年齊人並許還朝  
且請和好令蘭姬與護書勸護往反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  
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曰

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  
所以享國祝史無媿隨會所以為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  
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屯時鍾地隕皇家親戚淪  
陷三絕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  
仁姑許歸世母乃稱煩暑拍克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  
今若浮木成依冰霜行及方為世母虛設詭辭未議言歸更徵酬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太子王帛既非所須你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本  
圖愛人以禮豈為姑息要子責誠實親求報齊傷和氣有恃天  
經我之同室太祖之天下也安可捐國顧家列名巧實不害所  
養斯曰仁人卧鼓潛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統錐刀瓦  
震長平則趙分為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為三安得猶全謂無損  
益大冢卒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免理豈意嗾指  
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懾三軍憤惋不為  
孝子膏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得城下雖曰助師餘功未遂  
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懌矣聞諸道路早已  
戒嚴非首北拒又將南略僅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  
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為惠不終祇增深怨愛親死慢至訓  
尼父矜恤窮老昭則周文環球之義事不由此自應內首豈宜  
有獻

賀蘭祥移吐谷渾檄文

孝閔時為大司馬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  
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敷吐谷渾曰

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為黔首豈使序義違道肆  
於民上昔魏氏不綱四方帽裂豺狼橫噬龜王已毀嚙啜黔黎  
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剪先思不服天  
鑑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固則神皋西岳險則百  
二猶在御士師師群右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瞻集四隴之所來  
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藩於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  
端伺我邊隙先皇舍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隣好申之以  
婚姻彼國包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讎自貽近患是故往年  
致突厥之師也自尔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嶺焚我  
我菽麥度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益  
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其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  
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同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取重  
望乃文乃武受朕席堂元武啓行不傳基國公于謹夷敵不世  
應變无窮杖屨指麾為其討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可正  
兼謨直取龍圖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耻反道驅引弓之  
民掘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徃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  
持鼓南臨江陵底定整空万里關北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用  
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為福深識事宜君臣相與共  
措勳則爵等臨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觀延時滯覆巢禳  
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謨以圖去就

尹德毅詠蕭管詞

魏恭帝元任太祖令柱國于謹伐江陵梁主蕭管以兵會之  
及江陵平立管為涼主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蓋  
歸于魏管將尹德毅詠管曰  
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多言  
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憚圖顛甲兵伐罪

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夷俾囚士庶並為軍實然此等威  
屬威在江東念其充餽豺狼見囚異域稱心疾首何日能忘殿  
下方清宇宙詔茲鳩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其塗炭至此  
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入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為  
國但魏之精銳盡悴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  
會因請于謹等為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願伏武士因而斃  
之分命果殺播其營壘斬馘適醜俾無遺唯江陵百姓稱而安  
之文武官寮隨即詮授既荷更生之惠孰不欣戴聖明魏人曠  
息未敢送死王僧辨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  
續堯復禹乃廿一時畧刻之聞大功可立古人古夫與不取反  
受其各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小節  
誓不從

眉山新編南北七史策要

北齊書一

樊遜升中紀號對

天保五年梁州奉遜為秀才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

臣聞以嶽之禮勒在虞書省乃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玉匪在  
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唐不能盡識庶言之對  
齊魯所存未幾然感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護素  
皇無道致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宮及文叔受命災精  
更輝四海安濟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  
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將濟  
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准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  
十祀啓聖之期茲為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負歌  
荀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揚鳳皇之書躅一德以匡朝屈  
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詎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

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  
天然之略馬多與北將英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  
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嶺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  
多艾共焚披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  
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言  
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累糧待詔未若龍駕  
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雷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  
精食見楚攻鉅鹿枉矢宵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  
姓一觀六軍似見周王昔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  
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此之奇功被風聲  
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察明堂之圖章射牛之  
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外中告禪臣用有疑

又求才賢官對

巨聞離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无水陸之功三駕

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後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穆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巨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致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實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著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耻從衛亂雖復屋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岳之後克廣洪業垂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之命光華日月爰自納替乃格文祖儀天壇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懸用紀年魏氏青龍著將改号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第脩德日新庶鼎鑊鍾王勳歲委循名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師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為治何欲不從未必稽首天師方聞收馬之術腴行山上乃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

此書一

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身含弘高懸全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議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豈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圻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又釋道兩教對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談求難為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旨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大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峽之談求之如係風琴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異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蔡大禱而無獲猶謂外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鏡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境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尊而以為不相又未葉已蒙大存佛敎寫經西土畫像商宮昆池地黑以為劫燒之灰春

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猶前。波論吐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鷺。沐時雨而群飛。臺上銅鳥。翹和風而檣轉。以周都洛邑。洛在緡京。漢宅咸陽。魏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王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

又刑罰寬猛對

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禦世。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并之若吹。漢律九章。傳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道。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祖詡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尸起。優在後。肉刑致治。興邦無闕。屢禮伏惟陛下。昧且正朝。甯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昔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似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皋陶。不仁自遠。但今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問詳令。一此憲章。必聞汲黯之言。近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禽鷹垂翅。楚王銜所。不復須封。漢獄冤囚。自然蒙理。後服之法。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誅仁。号以康康。

難之有

又禍福報應甚

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柏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况復天道。詠遠神迹。難原。不有通靈。孰能盡此。乘查至於河漢。唯觀牽牛。假寐游於上玄。止筆。程大造化之理。既寂冥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首。勾芒幼年。統公涼德。辱以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過。其時寧關性命之理。子胥無君。馬遷附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恻律見親。擢彤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六百之祿。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餽。管束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難。推古比今。巨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每游金馬。王言昭音。意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邢邵置學奏

太昌中除國子祭酒與楊愔魏收同請置學奏曰

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翼兩學。威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立百善於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万祀者也。受暨云秦。毀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作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本之義。東都有三本之感。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斬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豈宗統曆。率導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建為山。深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殿固之重。闕墀石之功。墉構頌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万國者也。伏聞明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存。

那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脩。仍同丘畝。即使高臺  
神享。關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君子所以匪寧。儼非所  
以行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  
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五官之名。無  
教授之實。何異兔絲。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  
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  
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  
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安。經國要重。理應先營。厥  
復稽正。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  
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  
分石室鑄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此急者。三時農隙。脩此數條。使  
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  
於外。槐官棘寺。顯麗於中。更眺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季。精課  
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導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



盧叔武陳兵勢詞

肅宗即位。乃為太子中庶子。問以世爭。叔武勸討。西畫地

陳兵勢曰

智謀

人衆敵者當任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強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六野戰。勝負難定。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為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踰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納之。

薛敬諫立停年格書

魏孝明時為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敬上書言曰

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刻蘇息。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不。便義均行。應次若貫魚。執權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見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

朱瑒遺徐陵書

陳霸先篡梁。梁將王琳立永嘉王莊。與陳戰。軍敗。琳入吳。明徵宋冠。圍琳於壽陽。城陷被殺。故吏朱瑒致書陳尚書徐

陵水琳首曰

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迹。故典午  
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季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  
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曹。沂州舊族。立功代  
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摠方伯之任。介乃輕躬。詢主。以身許  
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  
包胥之念。終違葦引之生。泊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  
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  
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生平之志。原  
野暴骸。會彼人臣之前。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上。良可  
愴焉。瑒早華末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  
神。痛可識之。願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  
發。赦王恕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窮賤。竊亦有心。琳經燕壽陽。  
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无餘德。此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  
願歸彼境。還脩空窆。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  
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議。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  
廉公造逝。即肥川而建塋。城孫叔云。仍芍陂而植楸。橫由此  
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  
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文明徵亦數夢琳  
衣首。並為啓陳主而許之。

陽斐答陸士佩書

興和中。除廷尉少卿。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閭河形勝。欲  
因山即壑。以為公家苑囿。斐書曰。當咨大將軍。以足下為  
匠者。斐入合書曰。

當今殷夏。啓亞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并造太極。大將  
軍光乘先楫。嗣績不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  
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  
之帝王。亦有考。山刊樹。未足尽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

足以靡天地之財用。竭生民之髓髓。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  
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言。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  
雄騁羽禰之辭。雖係已墮。墻填塵亂。以收置落。繩而言無補於  
風規。祇足昭其愆矣也。

祖鴻與陽休之書

魏永安朱為廷尉正。告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

陽生大弟。吾所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  
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崑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  
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鏡  
階。月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  
而卷舒。園中桃李。雜椿栢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岑。心  
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  
者。夕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  
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

戴萌蒲身衣縵。出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為貴。斯

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鑠就良工之剞劂。

振佩紫臺之上。鼓神丹輝之下。采金匱之涌簡。訪玉山之遺文。  
漱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檣藻斯之擊繡。發議必在芬香。  
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岷峴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  
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柱冕之臣。南國見柏情之士。斯  
豈惡梁錦好。疏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立。既  
達聲華已遠。家由齒業。膏用明前。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懸軀留  
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辨一  
得把臂入林。佳巾垂杖。攜酒登巖。舒席平山。道素心。論舊款。訪  
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乘。勉。別。事。  
此言香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魏收枕中篇

叔以子姓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

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迨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為重。有潛藏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躡踵而不驚。九該方集。故眇然而屢舉。五紀當定。想管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亦。亦人事其如一。嗚呼。數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奉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至。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桂呂。詭譎無所。神囚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此堅。斯蓋厚棟不構。遊刃若然。逮於歌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驚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暖壑而未足。源不涸而流濁。夫不竭而神曲。嗟乎膠漆。詭聖寒暑其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於戲。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塗獄。詎非足力不強。迷在當石。孰可謂車戒前頌。人師先齊。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歌賦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疑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身千金之產。邀万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趨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辜。或躡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備。事不可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審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聖執強梁。人囚徑廷。幽奪其魄。明友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已信。私玉非身寶。過濕為紕。踰蓋作音。持鏡視古。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足止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

幾慮微斯云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遠瓊畿。四十九。顏  
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普。進及於方。因故  
茲。外。新。能。自。可。大。可。父。與。世。推。移。只。滿。如。規。彼。夜。則。虧。燿。榮。于  
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推。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  
大。唯。居。德。者。畏。其。甚。躬。真。者。懼。其。大。道。遵。則。群。謗。集。任。重。而。衆  
怨。會。其。筵。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救。  
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吝。如。山。之。大。無。不  
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發。可  
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涌。危。在。前。歌。罷  
留。後。俾。諸。來。高。傳。之。坐。右。



正命



